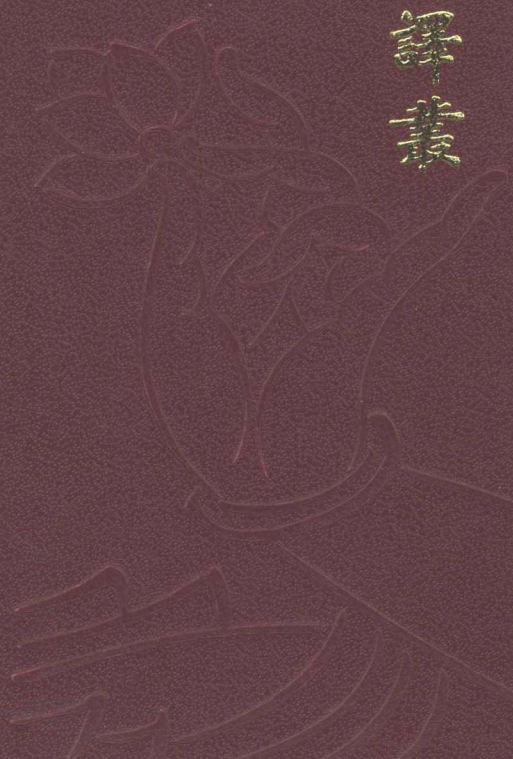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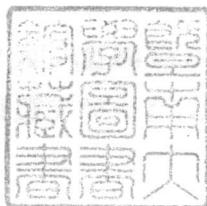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二十三冊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

赤沼智善著



中國書店

本冊說明

要瞭解佛教的基本教義，必須先把握原始佛教的核心義理，而阿含經則是原始佛教的義理淵藪。要探討原始佛教，阿含經是非讀不可的聖典。

但是，阿含經是中文本，經過翻譯之後，與梵文或巴利文原典的內容是否能完全吻合，在翻譯過程之中有無刪減或遺漏，這些都是重視求真的今日學術界所矚目的問題。由於中文本阿含經的原典並沒有完全遺留到今日，所以，無法藉原典來探求中文阿含經的原始義理面貌。於是，學術界比對校勘的方向，便只好轉到另一不同部派所傳的原始聖典上面。此即今日還完整保存的巴利三藏。其中的經藏——尼柯耶（部），即約略相當於中譯本的阿含經。

由於傳承的部派有異，因此，儘管尼柯耶在巴利三藏中的地位，相當於阿含經在漢譯原始聖典中的地位，但是兩者之間仍然並不全同，所收的經數差別甚多，排列的次序迥異，甚至於同屬一經，而內容記載仍有繁簡之別。因此，要尋找真正的原始佛法，則從這兩種有異有同的原始聖典中加以比勘核對，當是目前較為可信的方法。如能找出相對應的同一經典，然後加以比較研究，則原始經典的本來面貌，當較有可能顯露出來。這便是赤沼智善這部「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的編纂動機，也是該書的價值所

在。

巴利三藏中有五尼柯耶，亦即五部。其中的小部爲漢譯所無，因此本書僅以「長、中、增一、雜」之四部與漢譯四阿含相對照。此外，並附錄別譯雜阿含、梵文、藏文阿含經的對照。在研究阿含經時，這部工具書是五十多年來的國際學術界所交口讚譽的。由於國人知之者不多，因此，編者乃收之入「譯叢」之中。希望本書的引入，將是我國研究阿含學的一個重要起點。

赤沼智善著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編者簡介

AKANUMA, Chizen 赤沼智善 (1885 — 1937)
) 生於日本新潟縣長岡。真宗大學 (後來的大谷大學) 畢業。1915年，和山邊習學到斯里蘭卡留學，停留一年半。歐洲大戰時到英國，1919年8月回國。不久，在母校擔任教授，後來母校昇格爲大谷大學，仍繼續任教授之職。其間有『阿含之佛教』1卷問世。1931年辭職，專心於研究。1914年，將 P. Bigandet 的 *The Life, or Legend of Gaudama — the Buddha of the Burmesè* (瞿曇的生涯或傳說，緬甸的佛陀) 翻譯成日文，而以『緬甸佛傳』爲名出版。大正末期，他翻譯並出版 Rhys Davids 著的 *Buddhism* (佛教) 一書。1929年9月『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出版，翌年，又有『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問世。

原書自序

自大正十三年，在「佛教研究」雜誌上刊載「漢巴雜阿含、雜部，增一阿含、增一部」的對照，以及同年在英文雜誌“The Eastern Buddhist”發表「巴漢雜部、雜阿含」的對照後，迄今已達五年，現在才有機會將它們整理編輯成一本四部、四阿含的漢巴、巴漢對照錄，並出版刊行。

這項對照工作，是大正三年春到大正四年秋，我在斯里蘭卡古倫母市的摩里迦康達的精舍中，跟隨恩師尼耶尼薩拉僧正閱讀巴利聖典時爲自己的方便而作的，一方面以漢譯聖典爲基礎作漢巴的對照，一方面以巴利聖典爲基礎作巴漢的對照。當時，姉崎博士的“The Four Āgamas in Chinese”已經出版，但因爲很難得手，我只好自己費心地重新製作。

我的這本「對照」自然是不完善的，但却是我個人頗爲方便的利器，並且爲三、四位同學所傳寫，對他們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幫助。長久以來，我就一直希望能獲得姉崎博士的「對照」，以補正自己所作的缺失，但總無法如願，直到大正十二年末才從羽溪了諦氏處借到抄寫得十分完美的寫本，達成了多年的心願。大谷大學的圖書館則在第三年得到皇家亞細亞協會東京支部的「會報」(Trans-

action)。於是，我也想將自己所作的對照付諸發表，另一方面，雖然姉崎博士的書很難得到，但我所要出版的這本書，內容上並不見得比那本書好，因此內心有些不好意思和猶豫，但終究爲了研究者的方便，在大正十三年出版一部份。現在將漢巴、巴漢的對照收在一起，主要是使從事這項研究的人方便，而博士的書在內容上已十分完善，並不必作太多的增補，只是其增一阿含、增一部的對照十分簡略，並且缺少增一部、增一阿含的對照，因此本書中增補了前者的內容，並對後者作新的補充，但很遺憾地，這乃是相當困難的工作，所以成果並不十分理想。另一方面，我又加入一些博士書中所沒有的新發現，這雖然有助於後進的研究者，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果。

姉崎博士的書將漢譯雜阿含雜亂的形式恢復原形，並作對照及註解，可說是學術性的優秀著作，我的書則只是爲了方便閱讀聖典，而依現形所作的對照錄。

干瀉龍祥氏的經集及長阿含、長部的對照研究，刊載於大正十一年的佛數學雜誌，它是以姉崎博士的書作基礎，並在內容上作比較，以查明經典所傳的部派。由於與我這本書的目的不同，茲故不論。如果將來有人以我的書爲基礎，並作進一步的研究，則將是我無上的光榮，我衷心地盼望著。

大正十三年，拙稿在雜誌上刊載時，我曾稍費苦心重新作對照，很遺憾這次的出版刊行我無暇校訂。因此一定

會有對照上的謬誤，再者近年來又增加了不少可以辨識的對應經典，關於這些，都有待諸賢是正。最值得高興的是大正藏經的完成，使對照錄得以列上四阿含的頁數。

關於本錄的刊行，首先要對姉崎博士的苦心及著作表示敬意。此外，博士在其「對照」中，曾提到該書是南條先生英譯大明三藏目錄的補充，而此英譯大明三藏聖數目錄現在正好由常盤大定博士在日本再版，對於它的再度問世，心中實充滿感激之情。而讓作者最感欣慰及喜悅的，是對於南條先生歷史性的偉大著作，本對照錄可以在其阿含經典方面作少許的補充。

十多年前，在斯里蘭卡古倫母摩里迦康達的精舍中之尼耶尼薩拉僧正的大書房（兼客廳）唸書的情景，總令人時時追想懷念。那時，酷熱的陽光總在每天早上照遍精舍，但稍微涼爽後，我就與西藏僧史拔夫一起聽僧正講課。立花俊道等幾位日本的前輩也曾在此精舍苦修研學，他們所住的宿舍也仍保存當時的樣子。史拔夫氏正如同經典中的阿難尊者，是一位優秀、無垢、純淨的比丘，我很榮幸地與他並坐，聽聞僧正讀誦聖典的優雅聲音。每唸到經文偈頌的部份，僧正就以其緩慢、單純、清淨的節奏唱唸。這個時候，總會讓人覺得彷彿如置身三千年前，在世尊面前聽聞佛法一般。

史拔夫氏仰慕日本，曾誓言要到日本一趟，但不幸却病倒異鄉，不能成行。分別時他送給我的巴利文梵網經的

寫本貝葉，竟成爲他唯一的遺物，而其令人懷念的容貌，現在也只能在畏友山邊習學兄的『巡禮と戦塵』書中才可看到。恩師僧正其後也入涅槃。雖然國籍、種族不同，但大家都同心仰慕佛陀，我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下在摩里迦康達的僧房度過了一年半。關於本書的刊行，我特別要感謝僧正當時每天撥空指導，以及優秀，無垢的友人史拔夫氏對我的鼓勵。

本書的出版，是許多人努力的成果，特別是美濃晃順君以巴利聖典一一作對照，在校對（尤其是補遺）的製作上，給予很大的幫助，本書可以順利問世，實應歸功於他。這類性質的書在校對上非常困難，而佛教協會的勝原重次郎君却十分費心地一一就縮刷藏經及大正藏經完成校訂工作，令人十分感激。雖然書中難免有校訂上的謬誤，但若可以減少到最低程度，可以說都是他們兩位的功勞。本書附錄所收藏文藏經中的阿含經典，完全是仰賴櫻部文鏡君的幫忙，在此謹致謝忱；原稿製作時，龍山章眞君爲我一一寫出增一部的經名，也要特別致謝。

最後，要對承辦出版印刷本書的破塵閣書房的木津顯君，以及印刷所一誠社表示最大的感謝。這種書的出版就經濟性及印刷技術而言，都是十分困難的事。這次印刷期間曾不斷發生行政及技術上的變動，致使發行日期一再延遲，比預定延緩了三個月，但出版者及印刷所仍對我任性的態度予以極大的容忍，對於他們的情誼，著實萬分感激。

。本書曾遭受二三家書店拒絕出版的挫折，因此對出版本書的印刷所及出版社的犧牲更感敬佩，他們對學術界之難能可貴的護持，很值得我在此作一記述。

昭和四年九月上旬

京都花林窟

著 者 識

凡 例

一、本對照錄所用的略號如下：

長	長	阿	含
中	中	阿	含
雜	雜	阿	含
增	增	一	阿 含
別 雜	別譯雜	阿含經	
單 雜	雜	阿 含 經	(單卷本)
雜 經	七 處	三 觀 經	
四 分	四	分 律	
五 分	五	分 律	
本 事	本	事 經	
D.	Digha	nikāya	
M.	Majjhima	nikāya	
S.	Samyutta	nikāya	
A.	Anguttara	nikāya	
Sn̐p.	Sutta	nipātā	
Itiv.	Itivuttaka		
Thera G.	Thera	Gāthā	
Therī G.	Therī	Gāthā	

Mano.	Manorathapūranī (斯里蘭卡本)
Divy.	Divyāvadāna
Mv.	Mahāvagga
Cv.	Cullavagga
J. or Jāt.	Jātaka

二、經名後面括弧內的昃、辰、列、張、寒、宿、藏等字，是縮刷藏的部帙名；其次的數字是表示卷數及頁數；a b 的 a 是表示右即表面，b 是表示左即裏面；1 是表示行數。大是大正藏經；其次的數字是卷數及頁數；a b c 則依次表示該頁的欄數。

三、長阿含、中阿含、長部、中部是以數字表示經數，其次列舉經名；雜部、增一部依據 P. T. S. 本列舉品數；雜阿含、別譯雜阿含則列出卷數及其卷中的經數；增一阿含則依大正藏所列之數列舉品數及經數。例如下列是經數及經名：

D. I4 Mahāpadāna S.

長 I 大本經

M. I8 Madhupiṇḍika S.

中 II5 蜜丸喻經

下列是 P. T. S. 本的品數及品中的經數：

S. 35. I03 Uddaka

A. VII. 29 Akkhaṇavutthā

下列是意指雜阿含或別譯雜阿含的第十卷第十經：

雜 10. 10 泡沫

別雜 10. 10

而「增 23. 3」則是表示增一阿含第二十三品第三經。在雜阿含與增一阿含的經名中，沒有括弧的是依該經中的鄔陀南所列出的經名，有括弧的則是根據它的内容所暫時命名的，（？）是表示很難命名而暫時置疑。

四、對照的經典是意指其相對應的經典，但內容却未必完全一致；大體上一致的經典均被當作對應經典並列；多少有關係而應參考的經典也加以並列，並附上參字。「參」是指「參照」的意思。

五、關於以前所發現的阿含梵本斷簡，岡數遠氏在哲學雜誌四八二及四八三號，曾發表過研究報告，根據這份資料，本書中忘記或不得列為對應經典者，均全部編作附錄。

又，寺本婉雅教授在宗教研究新二卷第三號提到：被認為是巴利系且與阿含有關的經典，藏文藏經中有十五種，因此本對照錄中也有意收錄藏文的阿含經典，而在大谷大學櫻部文鏡君的協助下，這部份很順利地作成附錄。此外，七處三觀經（含有與別譯雜阿含、單卷雜阿含及增一部有關的雜經四十四章）也收在附錄中。只有別譯雜阿含因為在雜阿含、雜部的對照中

可以得知，故此處省略。

六、關於校對時所發現的材料，不能收在『本錄』者，即編成『補遺』。這類材料數量較多是因為它們：(一)、可以指出偈頌的巴漢並存；(二)、也揭載出漢譯本之間的類經、比經、同型經等。雖然補遺的製作需要花費相當大的功夫，但爲了方便阿含研究者素材上的檢索，著者乃決意完成這項煩瑣的工作。由於是倉卒間所完成的，因此期待今後先賢同學諸士的指數，以追加遺漏及尚未發現的部份。出版者也希望有機會再刊行這些補遺。

『補遺』的製作，大體上依用『本錄』的經次號碼，『本錄』出現的頁數則附記於括弧中。例如：

中.22 未曾有法經 (p.9)

A.Ⅲ 36 Rājā I (p. 288)

意指追補『本錄』九頁，或二八八頁的中阿含經第二十二經未曾有法經，或 *Anguttara Nikāya* , Ⅲ *nīpāta* , 36 Rājā。但附有米者則示有誤，其下的一部份是訂正的所在。例如：

長 I 大本經 (p.3) ……增 48.4 (大 2.790)

即表示『本錄』三頁的長 I 大本經的對本是“增 46.4 (長 3.35-36 ; 大 2.799)”。而實際上“增 46”是“增 48”之誤，“大 2.799”是“大 2.790”之誤，但這裏將錯誤的部分省略，而僅列出正確（即改正後）

的數字。就這種著述而言，頁數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因此也只訂正頁數上的謬誤，而不追究其他若干誤脫（例如將拘絺羅當作拘稀羅）希望讀者諒察。

七、其次，在『補遺』內的對本的經中，如長中雜增、單雜、雜經，乃至四尼柯耶，凡逐一於『本錄』中提出其經次、經目者，則省略其頁次，而不在此限者則標示之。

但關於別譯雜阿含，則只限於在並舉其對應本的雜阿含時才省略頁次。這是因為在『本錄』中查索並舉雜阿含的經次經目時，很容易可以得知別譯雜阿含的頁次之故。因此所有『補遺』中頁次不明的地方，均可依其經種經次在『本錄』中查出。

此外，關於『偈』的部分，因為多數經都有相同的偈，如在每部經中並列所出經的全部則過度繁雜，因此，這裏只詳列在主要經典下，其餘則只指出參見『補遺』的某某條之下。

如上述情形而有參照之必要時，著者會將『本錄』中提過的再收錄一次，這時該項會特別附以括弧。請讀者注意。

目 次

I. 漢巴四阿含四部對照

長 阿 含 經(長).....	3
中 阿 含 經(中).....	7
雜 阿 含 經(雜).....	26
增 一 阿 含 經(增).....	120

II. 巴漢四部四阿含對照

Dīgha nikāya (D)	159
Majjhima nikāya (M)	163
Saṃyutta nikāya (S)	172
Anguttara nikāya (A)	267

III. 附 錄

1. 別譯雜阿含經 (別雜·書出)	345
2. 雜 阿 含 經 (單雜)	346
3. 七處三觀經 (雜經)	349
4. 梵文阿含經 (梵)	352
5. 藏文阿含經 (藏)	355

IV. 補 遺 (正誤を含む) 361